

看，网眼布上的浦江东岸天际线

72岁“上海绒绣”传承人一针一线绣出浦东巨变

我家在浦东

上海绒绣，在特制网眼布上用彩色羊绒线绣出图案，被誉为“东方油画”。“我一生与绒绣结缘，也因此见证了浦东开发开放的整个过程。”72岁的包炎辉向记者讲述起这门传承近百年的技艺与浦东天际线之间的故事。



扫码看视频
我家在浦东



■ 如今，在包炎辉影响下，儿子包粒也加入到绒绣技艺的传承中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上海浦东北洋泾桥旁，有一栋三层小楼，走进其中，一幅长1.74米、宽0.8米的《陆家嘴全景》展现出非凡气势与精湛技艺：彩霞当空的傍晚，浦江东岸小陆家嘴霓虹璀璨，东方明珠、金茂大厦、环球金融中心、上海中心等摩天大楼组成了浦东新的天际线。

这件远看似油画的作品，其实是一针一线绣出来的，是国家级非遗项目“上海绒绣”传承人包炎辉带队最新完成的作品，也是迄今为止他们最成功的作品之一。

创作主角陆家嘴

1989年，因为工作关系，包炎辉一家从浦西董家渡搬到了浦东。2000年，原本在红星绒绣厂担任厂长的包炎辉带领一批绒绣技术人员重组创业，成立了上海黎辉绒绣艺术有限公司。那时他们已经开始创作描绘浦东发展变化的绒绣作品，而这些作品也成就了包炎辉这些工匠和上海绒绣这门技艺的传承。

“我们身在浦东，每时每刻都见证着浦东的发展变化，也由衷地希望把日新月异的浦东展现在世人面前。”浦东的巨大变化给了包炎辉团队创作的灵感。陆家嘴作为浦东巨变的缩影，自然成了他们创作的“主角”。

2000年他们制作完成绒绣作品《浦江两岸尽朝晖》，从浦西高处向浦东望去，陆家嘴高楼林立，在落日映衬下散发着特有的魅力。这幅作品成为当时一览浦东发展的

窗口，有幸被挂在了北京人民大会堂上海厅里。上海绒绣也因此逐渐为更多人所熟知。

2011年，“上海绒绣”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门扎根浦东的传统技艺，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三幅作品看浦东

迄今为止，包炎辉和团队筹划制作的与浦东相关的大型绒绣艺术作品有三十多幅。让包炎辉印象最深刻的，是三幅大型绒绣《浦江两岸尽朝晖》《今日浦东》《陆家嘴全景》，每幅创作相隔10年左右。画面中，从东方明珠和金茂大厦“双子”组合到东方明珠、环球金融中心与金茂大厦“三兄弟”交相辉映，再到上海中心等一批摩天大楼拔地而起，组成了浦东壮丽的天际线，道尽了30年间，浦东开发开放的巨大变化。

在包炎辉看来，浦东开发开放30年，变的是黄浦江沿线的美景，不变的是绣工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和技艺传承。在洋泾街道专门设立的绒绣保护传承基地（传习所）里，包炎辉和儿子包粒讨论着献礼建党百年的大型绒绣作品。从事设计行业的包粒如今与父亲携手，将传统技艺融入现代生活，为绒绣开辟更广阔的天空。

“下一个30年，我们的绒绣作品里一定会是更美的浦江东岸天际线。”包炎辉期待，这项扎根浦东的国家级非遗项目能与而立之年的浦东一起，迈向下一个30年。

本报记者 戴天骄 李永生 李若楠

走出一条符合超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子，是关系上海发展的大问题。走进浦东塘桥街道南城居民区“家门口”服务站，迎面见到的是首问接待社工笑脸，站内居民有的在理发，有的在下棋，还有的在读书看报……

据悉，浦东新区开展“家门口”服务体系建设的3年来，各个村居的“家门口”服务站早已融入居民日常生活。除了政府提供的服务，社会组织、自治团队参与度也不断提高，他们正利用自己的优势和资源，弥补政府服务的短板，有效解决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

在南城居民区，“馨丁缘”志愿者团队承担了社区教育的功能。58名退休老师志愿者中，上至大学下至幼教，覆盖各个教学层次，教授科目一应俱全。平时，他们开设国学班、亲子阅读班、英语口语班、手工制作班等，每到寒暑假，更有丰富多彩的活动课程，帮助孩子度过有意义的假期。

在挖掘“家门口”服务深度的同时，塘桥也在探索拓展“家门口”服务的广度，他们的目标是将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缩短到

「家门口」的服务站 生活里的小确幸

“最后一百米”。塘桥街道共有23个居民区、71个小区，“家门口”服务站设在居民区党总支办公室所在小区，其他小区居民要办事难免要绕个弯。因此，街道计划在每个小区主出入口横向50米、纵深100米范围内，设立“家门口”服务点。虽然服务内容有所限制，但服务点位于居民每天进出都要经过的小区出入口，顺手办事，非常方便。为此，一个个曾经的门卫室被改建为“多功能厅”，或有社工现场办公，或有志愿者值守，即便是夜间，物业保安也能提供相应的帮助与服务。同时，这里也是咨询接待、便民服务、邻里共享的公共空间，与“家门口”服务站有效联动，延长了为民服务的触手。

“家门口”服务体系建设的3年来，街道干部服务群众的距离大幅缩短，基层社工的能力不断提升，居民自治共治也有了重要支撑。从细节处入手，从群众关切的小事做起，“家门口”服务“绣”出的，不仅是城市发展的亮丽图景，也是群众期待的美好未来。

本报记者 宋宁华
通讯员 赵天予

张江诞生“生物药狙击枪”

“仅仅十年前，中国都不在全球生物医药巨头视野里，可如今已不容忽视。”这是国际知名药企赛诺菲公司高管奥利维尔·沙尔梅的评价。生物医药是国际技术竞争的“隐形焦点”，世界销量最好的十大药物中有八种是生物药物，以浦东张江药谷为代表的中国生力军已经闯入这一被西方企业垄断的领域。近日，记者随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集中采访活动进入张江药谷的明星企业三生国健，发现沙尔梅所言的确不虚。

手握特殊“三剑客”

穿戴好隔离服的记者犹如一个个“大白”，在三生国健药业（上海）生产制造厂副厂长朱云斌带领下走进充满瓶瓶罐罐的生产车间，“这里有A、B、C、D四个等级的隔离措施，目的是保证医药生产的绝对卫生安全，像我们所看到的还只是级别较低的隔离车间，更高级的设备，不仅安放于无菌无尘车间，自身还要有专门的防护罩来保持特定环境，确保产品质量。”

作为中国首批专注抗体药物的创新型生物医药企业，三生国健已上市三款治疗性抗体类药物。其主打产品益赛普是中国首个上市的全人源抗体类药物，是中国风湿病领域第一个上市的肿瘤坏死因子（TNF-α）抑制剂，健尼哌则是国

内唯一获批上市的人源化抗CD25单抗，可显著提高移植器官存活率，改善患者生存质量，而“三剑客”最年轻的一位——赛普汀才在今年6月获得国家药监局注册批准，有望打破进口产品在抗HER2单抗市场的垄断，惠及更多中国患者。

“靶向治疗”成热门

与化学药物不同，生物抗体类药物能够“靶向治疗”，对付病变部位时不伤及人体健康部分，被业内称为“药中狙击枪”。但高附加值的生物药投入动辄10亿美元，外加10年以上的研发试验与市场推广，门槛高得让人生畏。

很长时间，中国制药业给人的印象以廉价原料、仿制药为主，但深入张江药谷，才发现这已是“老黄历”了。经过多年自主创新，三生国健能覆盖抗体药物发现、开发、注册、临床、生产、商业化全流程，拥有从靶点验证到产品产业化全周期的抗体研发能力，特别是对生物抗体药研发至关重要的“靶点筛选”上更走在前列。

放眼张江药谷，持续的制度创新和营商环境改善，使这里聚集600余家生物医药企业、20余家大型医药生产企业、100余家各类研发机构，形成新药研发、药物筛选、临床研究、注册认证、量产上市等完备的创新链。

与世界级强者对话

三生国健药业（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姜竞介绍，这里运行着目前国内生物制药公司中规模最大的抗体药物生产基地，其技术条件拿到国际上都是一流的。朱云斌解释，“生物制药有三大环节，一是细胞培养，二是纯化，三是制剂，我们不仅能在实验室里搞出新颖的生物抗体，更能将其产业化。”他们公司拥有的3.8万升不锈钢生物反应器，别看前期建造成本高，但后期生产稳定，单批产量规模具有优势，全链条质量可控。“西方药企来中国寻找合作伙伴，非常看重生物制药企业的合规性，必须有严格的质量内控标准、足够的生产规模等等，这在张江都能找到。”

事实上，从张江出发的中国药企所迸发出的勃勃生气，正推动着世界生物医药合作的深度发展。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披露，默克公司于2015年在上海成立专门创新中心，礼来、默克、特萨罗、英赛德公司都签订数千万美元的协议，将中国发现的生物技术药物卖到海外。“中国有望成为创新者和复杂产品的全球生产商。”赛诺菲高管沙尔梅相信。

本报记者 吴健